

■江威霖小檔案 撰文：何立心

生日：1977年11月10日
出生地：臺北縣板橋市
學歷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
現職：臺北縣立積穗國中教師
專長：排球



競爭、扶持、共成長的排球三將

■林君豪小檔案

生日：1976年10月12日
出生地：臺北縣板橋市
學歷：國立花蓮師院初等教育系
現職：臺北市福德國小教師
專長：排球

江威霖



■吳智民小檔案

生日：1978年3月20日
出生地：臺北縣板橋市
學歷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
現職：國立華僑高中教師
專長：排球

林君豪



吳智民



共同運動成就：1995年區運會男子排球金牌
1996年區運會男子排球銀牌
1997年、1998年區運會男子排球金牌
1997年-2003年冠軍紀錄五連霸

1998年曼谷亞運銅牌
1999年、2001年、2003年全運會男子排球金牌
2001年大阪東亞運銅牌

VOLLEYBALL

一、前言

「排球可以說是我們的第二生命。如果沒有它，我們的生活、成就完全都不一樣了。」

從區運到全運會，一共拿下六次冠軍、一次亞軍，其中有五次是連霸紀錄，而且還有可能再連莊的三位金牌選手，今天全都成了體育老師，分別在國小、國中、高中執教，培訓不同領域的體育人才。從國手變教練，除了外界以為的水到渠成，三人似乎還有一點感慨。

「我們三個全都考上師範體系，這是非常幸運的。從前跟我們一起比賽的隊友裡面，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可以走上這條路，其他的都不知道到哪去了。」

這是在台灣體壇，排球的能見度和職業生涯，比其他運動更不理想的緣故。不過，三位年輕的教練，談起這項改變自己一生的運動，還是笑容滿面。

二、求學過程及運動經歷 相處十二年的默契

林君豪、江威霖和吳智民三個人不但是榮譽與共的排球隊友，同時也是從小到大穿一條褲的麻吉。小學唸板橋後埔國小、接著在華僑中學完成國、高中學業，再考上不同的大學。林君豪念的是花師，兩個學弟則都上師大。在小學的時候，後埔國小就是學校隊中的重點發展項目，雖然常常上臺獻獎，甚至於出去比賽時，很少拿到第二名，但是三個大男生異口同聲地說：「教練不允許選手變成風雲人物。」

所以排球隊象徵的是吃苦耐勞不斷練習，而不是左右逢源的青春歲月。

到是全國最好。」

將近30歲的大人說出這種「真情告白」，尤其還是男生，一般來說並不常見，不過江威霖的表情卻很認真。但年紀最輕同時滿臉酷模樣的吳智民則是不肯吭聲，臉上寫著：「他們兩個說的就是我心裡想的話。」

個性迥異卻能相輔相成

其實這三位選手的個性和風格，不論在球場上；還是下了球場都不一樣。因此，多年來一起成長，難免也會有衝突或誤解的時刻。但是像大哥的林君豪笑

著說，都是一家人，所以不會計較。

「我把自己定位為螺絲的角色。負責串聯球隊。」林君豪謙虛地說，螺絲不是很重要，但是又不能沒有他來串聯球員的感情。如果拿一部風靡六年級的漫畫「灌籃高手」來比喻，林君豪認為，兩個學弟江威霖和吳智民，都是類似流川楓的主將，「我呢？我就是那個戴眼鏡的木暮學長。不過我比較好一點，我是先發球員，不像他是板凳。」說完這句話，他自己也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

●2003年全運會林君豪擔任副攻擊手時，漂亮發球。

從小學到高中，十二年的情誼讓三人默契十足，也變成比賽時最強的利器。「如果和熟悉的隊友一起出賽，只要看彼此眼神就可以知道要採何種攻擊，不必喊號碼。」林君豪信心十足地強調，彼此間的信任感比一般更強烈，已經到達夥伴的極限。

被同伴戲稱為“吳奇隆明星臉”的江威霖一臉正經地說：「我們吃喝玩樂都在一起，比親兄弟還親。」而且他相信：「就算我們的實力不是最強，但默契絕



●1997年區運會奪冠團體照，開啓五連霸的輝煌紀錄（後排左二吳智民、左四江威霖、右二林君豪）。

VOLLEYBALL

這個比喻不完全是就技術層面而言，三人的性格也有很大差異。體育成績亮眼的吳智民，是學弟眼中豪邁的大哥，外型帥氣的江威霖則是得到陽光男孩的稱號，至於個性內斂的林君豪，則是最好講話的一個人，也是小學弟最不怕的學長——就像漫畫中的眼鏡師兄一樣易於親近。

而從學長的觀點來看他們三人的組合，林君豪下了這樣的評語：「吳智民的組織能力跟身體條件都非常好，在作戰的時候頭腦又冷靜，屬於領導型的人物。」

「江威霖機動性和速度都超強，所以他常常可以殺敵於無形。對方就算可以看到他的人，但是來不及跟上他的腳。」

「我的話還滿能夠掌握比賽節奏，如果要自信一點地說，我可以在場上即時提醒隊友該注意的事情，抓住比賽的節奏。」

雖然自比為漫畫中的木暮學長，但是木暮可也不容小覷，曾在關鍵時刻投出致命的一球，為湖北籃球隊帶來勝利。林君豪補充：「我是一個不需要人家擔心的角色。」即使不是閃閃發亮的主將，但是球隊的每一個環節同樣不可或缺，林君豪表示，當球傳到他的手上，他就不會讓教練和隊友失望。

最後林君豪為他們三人的組合下了一個結論：「江威霖和吳智民是在彼此刺激下成長，我則是跟著他們一起成長。」

感謝僑中羅仲仁老師栽培

訓練過程中影響三人最深遠的教練，就是華僑中學排球隊的創隊推手——羅仲仁老師。說起這位老師，現在也為人師的三名金牌選手，人人都豎起大拇指，

表達對羅老師的敬佩。

「那時候我印象最深的是被老師打，雖然很痛，但是很高。」林君豪用過癮來形容老師的魔鬼訓練。據說只要羅老師狠狠地一瞪，他們當下的委屈或埋怨，就全飛到九霄雲外，一切都忘記了。

練習的辛苦令年幼的男孩無法忍受，但是又莫名的執著，就是放不下，江威霖做了一個傳神的比喻。

「也是常常有很反彈很反彈不想練的時候，但是一旦想逃走，又會有無形的狗鏈栓住脖子一樣，走不了。最後還是自己乖乖回去，心甘情願地繼續練習。」雖然當學生的時候怕他，但是畢業後，又沒人能忘得了他。江威霖說，現在跟老師是亦師亦友的關係。林君豪則強調，對羅老師服氣的不只是球技，更重要的是「做人的道理」。

變成老師後，面對比當選手複雜好幾倍的人際環境，對於羅老師內外兼修又能贏得學生愛戴，林君豪感受更深刻。「老師是實實在在的做人，不但把人際關係看得很清楚，而且也會教你如何處理。」例如優秀的學生或老師容易招惹閒話，引來大牌、目中無人等批評，不過羅老師會教他們放寬心，用另外的角度去思考並淡化這種委屈；可能是因為對方妒忌，酸葡萄心理，不需要太過計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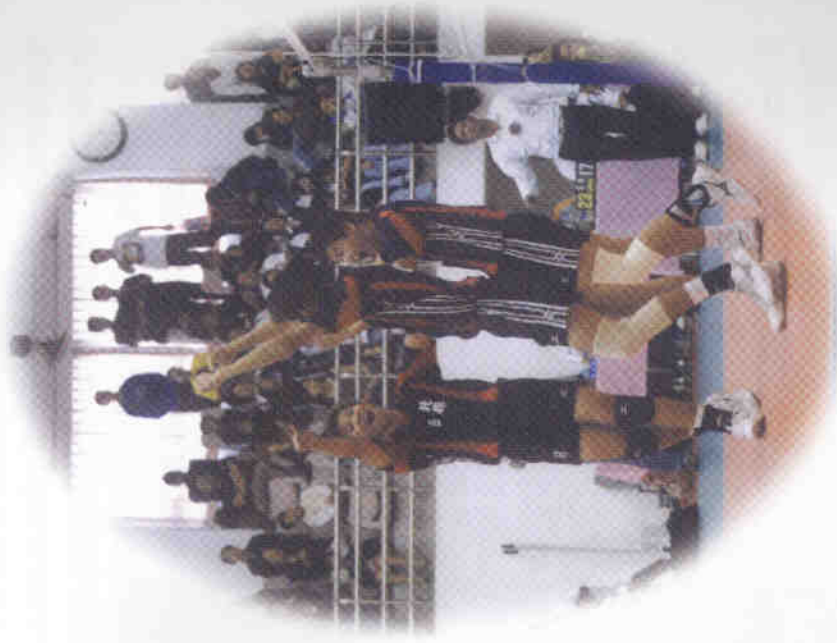
吳智民還是酷酷地沒有發表意見，只有對進來辦公室的學生大聲交辦事項。但他不時會吐槽學長，例如當他們大嘆老師鐵砂掌厲害之際，吳智民就說，打到最后老師也沒力，所以早就不痛了。

當三個好兄弟又聚首，彷彿從沉穩的教育工作者變回學生時代的哥兒們，對話跟心境也回到了過去。

三、運動成就

吳智民高三奪得亞青杯MVP

身為臺灣數一數二的排球好手，他們一路走來披掛的光榮相當豐富，包括有青少年國手、青年國手、大學明星隊、成人國家隊，以及數不清的南征北討。講到最難忘的比賽，吳智民終於說出得意往事，1997年在越南舉行的亞青杯（當時吳智民還在唸高三），中



●臺北縣排球隊默契佳，全運會屢屢建功，隊員們忘情歡呼。

華隊雖然敗給大陸，只拿到亞軍，但是「我拿到了MVP！」吳智民的聲音相當驕傲。

吳智民還講了一段富有懸疑色彩的往事。話說對大陸比賽的前一晚，選手們住宿處的老闆，請大家吃北京烤鴨。沒想到吃了之後，每個人都拉肚子，還送去看急診，隔天抱病上場，表現要大打折扣也難。

●全運會臺北縣對上臺中縣時，兩名隊員跳起攔網，離地數10公分，彈跳力驚人，背號三號為林君豪。



離奇的地方在於，越南的北京烤鴨怎麼會出問題，謎底揭曉一請客的老闆原來是大陸人！這也不禁讓抱著肚子痛上場的選手，有了一點想像空間。

三人洋洋灑灑，列出許多輝煌成績，包括大專聯賽四連霸、曼谷亞運銅牌、大阪東亞運銅牌等等，但是為了準備各種比賽，吳智民開玩笑地嘆了口氣說：「大學都在左營過，我根本不曉得什麼叫大學生活！」

全運會五連莊， 男排稱霸長達八年

至於國內的比賽，最難忘的當然就是區運會和全運會的五連霸。林君豪表示：「經過這幾次的連霸，我相信我們對北縣的男排真的貢獻很多。」尤其在全運會改為兩年一次後，五連霸已經是維持了快十年的成績，更是不簡單。

為了為期一個禮拜的比賽能拿到冠軍，排球隊員都要準備半年以上，前四、五個月是個人技術的提昇，從控制體重、體能狀況，到進行體能和球技訓練，在所有隊員能夠互相配合之前，也要不斷加強自己的獨門絕招，最後一個月則是整隊默契的培養，提昇團體戰力。林君豪說，比賽時有攻有守，不過在同樣的條件下，隊友們凝聚的爆發力絕對可以超過別隊。

「我們就贏在默契。一對一可能都差不多，可是我們團隊的戰力真的是“無話可說”。」他非常強調默契，例如2003年全運會在臺北縣比賽時，原本北縣是落後的，但是

大家只有一個共同的信念，沒有人懷疑，「就是我們一定要反敗為勝！雖然沒有人講出來，可是大家的心都一致！」最後果然力挽狂瀾，蟬連了第五次勝利。



●2003年全運會連莊後，臺北縣接受頒獎(臺上為林君豪)。

四、運動對人生的影響 不一樣的毅力

「因為球是圓的，所以看事情的角度也會比較圓滑吧！」林君豪說出一句很有哲理的話。在三人當中，林君豪除了是學長，看事情的角度也比較廣，因此最常擔任折衝和潤滑的角色。

國手資歷相對豐富的吳智民，談起亞運前的集訓管理，忍不住大嘆：「太苦了！」他說，家在臺北，人卻在高雄，一直待在左營，除了練習還是練習，吳智民反而羨慕最後階段被刷掉的學長，樂得輕鬆。

運動員是否比較有毅力，不容易放棄？他們的答案是肯定的。林君豪記得未代區運跟屏東商工比，比賽是五戰三勝，當時比數

2：0落後，第三局還是對方先拿到得分點，等於是對方已經拿到賽末點，如果對方再拿分，就被完封了。但是整個團隊就一起追、追、追，最後追到3：2，反敗為勝。「那時候腦袋裡什麼都不想，只有不停追分的念頭…」當學長正在發表感性談話時，一直沒開口的吳智民突然語氣誇張的補充：「憑著我們學長最後一擊，堅強的意志……志……力……。」頓時氣氛從嚴肅轉成爆笑，吳

智民的甘草性格也再次顯露。

除了在球場上的毅力，他們也認為，生活上處理事情會比較有始有終，不會半途而廢。比如說當兵的時候林君豪曾想過逃兵，但後來又覺得練球都撐得下去了，當兵為什麼不行。「其實當兵沒有練球苦，只是沒有自由，練球苦雖苦，但是很『好玩！』」林君豪迅速肯定地下了評語。

「應該說是不一樣的苦，其實我們都很喜歡運動，大學的時候曾經不想打排球，也不想唸師院，而想去唸日文系等等之類的。」

「因為排球沒有職業啦！沒有表現的舞臺！」吳智民語帶不滿地說出事實。「不像職棒啊、職籃啊，也沒有企業要認養排球，臺灣真的不重視排球，唉……」。



●吳智民(後排右一)在母校華僑中學是學生們愛戴的年輕老師(照片上為學生字跡)。

媒體與環境都不重視

訪問到一半，吳智民又開始鬧場，學長也不甘示弱加以還擊，從媒體聊到體育頻道的主播，氣氛又變得熱鬧起來，只留下傻眼的筆者。

由於吳智民的女朋友就在體育頻道工作，玩笑開完他也難得正經的指出，國內的球迷會為了NBA或是奧運轉播熬夜，為了職籃職棒瘋狂，但是排球卻不可能擁有這種待遇，甚至連媒體轉播或曝光率都少的可憐。除了一家特定頻道還算比較照顧排球，偶爾會看

到高中聯賽、全運會的新聞，其他媒體幾乎沒看到過。

說到報紙，選手們對於大成體育報的停辦也感到十分遺憾，目前則偏好閱讀臺灣體育報和蘋果日報的體育版。但媒體對排球總體來說還是較為忽略的，甚至整個從上到下的政策也給了選手許多限制。

「沒有幫選手找後路或是多些福利，很多人因此斷送體育生涯。」他們沉重地幫其他選手發出不平之鳴。因為師範學院難考，競爭者很多資源卻很少，有些考不上的隊友，現在完全不知道他們的去向，很有

可能另謀發展，卻從此斷送了體育生涯。

江威霖認為，臺灣的排球實力應該算是斷層，在他們之前是最好的，但後面的學弟因為環境或訓練等各種因素，就沒有同樣的水準。

「臺灣的排球有所謂的波段期，一個波段期大概都十年，也是跟選手條件有關，因為臺灣真的很小，人太少，排球又不是主流，高的人去打籃球了。」對比之下，即使是排球界的明星，甚至有球迷為他架設家族網站，江威霖話語中仍透露出排球不受到重視的一絲遺憾。

除了大環境的問題，有時候在同一個隊上，也難免出現勞逸不均的情況，而使得主將略有微詞，抱怨吃不消。不過身為學長的林君豪再度發揮平衡的功能力，一方面安慰學弟們，是因為角色太重要才如此不可或缺，另外一方面也承認，他們確實是這種情況的受害者。而這時也反應出，戰力集中在特定少數選手身上，使得越優秀的人才，越會感到疲於奔命。

身兼國手與老師的兩難

感受最深的吳智民表示，當國家需要選手的時候，就把選手叫過來集訓，但卻沒有幫選手解決現實面的問題，包括取得學校的諒解或請假等各種困難。一旦選手沒有如期去報到，就會被判球監，讓選手在幾年內都不能出賽，這種懲罰對熱愛排球的他來說又是何其沉重。

吳智民打趣說：「其實我真的很羨慕學長，有國手的資歷，現在又有一個穩定的工作……」正當眾人覺得疑惑，這些也不是也都有嗎？原來他賣了一個關子，接著說：「平平淡淡在學校教書，這樣不是很好嗎？」

他的重點其實是後面那一句。因為被媒體報導為「中華隊當家學球員」的吳智民，在國際賽事中仍然不時得接受徵召，但是相關單位沒有完善的配套措施，往往使得吳智民兩頭為難，進退不得。

「我不是後悔，而是要看主事者是什麼態度。有時候不是不付出或不願意貢獻，而是環境會讓人很失望。」話雖說的重，但是現實的壓力更沉重。聽完他的處境，確實讓人同情不已。

「比如說排球協會來個文要我集訓，日期是一個月，以前的老師就跟我開玩笑說，聘你這個老師來幹嘛，還要請代課老師要付代課費。」雖然是虧他的玩笑話，不過吳智民心中也感到十分猶豫。

「說實在的，學校聘你，沒多久你又要出去去跟人家比賽集訓幹嘛的。現在的主業是老師已經不是選手了，如果還忙個人的事情卻不是為了學生，就連我自己也覺得很難交代啊！」他無奈地說，如果是帶學生去比賽，那就另當別論，但是老師自己去比，怎麼不讓人感到尷尬？

沒想到還不只學校跟他對此感到頭大，連學生也搞不清楚誰才是老師。「有時候去比賽兩三個月才回來，我第一年去上課的時候，學生還問我，『老師，啊我們老師勒？』吳智民只好又好氣又好笑地跟這群小毛頭說，我就是你們老師啦！之前那個是代課老師！

吳智民進一步解釋，自己是新進教師，又有兼庶務組副組長的行政工作，不要說民間單位的排球協會來函，校方難以同意，就算是體委會來文，學校也不見得就會首肯放人，畢竟身為一個老師，也有該做的事情。



●2004年9月江威霖帶學生到臺中參加永信杯排球賽。

VOLLEYBALL

「去年就由我們學校回文表示，因為我是新進教師，學校事務過於繁忙，還有兼行政，所以不便參與，沒想到回文過去也沒有用，還是要求我去報到，否則就要判球監。」

「只要不影響本業的話，我都可以去，問題是這已經影響到本業了！但我因為希望可以再去比賽，還是得自己想辦法解決。」吳智民說的語氣很平淡，不過這種身心煎熬，對於想兼顧選手和老師兩種身分的他而言，真的是很辛苦。

兩個學長在旁邊頻頻點頭。他們現在雖然比較少被徵召到國家隊了，但如果被判球監，國內比賽都不能參加，對擁有實力的選手而言，不啻是最嚴酷的懲罰。但平心而論，若要選手放棄飯碗、為了國家榮譽付出，似乎也太不公平合理了。

林君豪補充，繼續往下耕耘，是希望回饋貢獻自己的專長給下一代，「這是我們的興趣，但是也希望上面能夠更積極一點，提供選手一個更友善，而不是充滿限制的環境。」

三人一致希望，排球協會或體委會等主管機關能給選手更多的保障，不要讓工作和選手身分兩面為難的情況一再不斷地發生。那麼不管是師、生雙方，教學和比賽的成果一定都會更好、更明顯。

五、自我期許及建議

揠苗助長，愛之適足以害之

有個教師的保障，對排球還能繼續投入，他們認為自己算是相當幸運的。但是當指導下一代的重責大任落在肩上，身為老師，也是曾被老師指導的過來人，林君豪強調，教練更應該注重學生的個別狀況，

不要求好心切，反而害了年幼的選手。

「很多教練都很熱心在教，也很樂意付出，但是方向對不對其實很重要。有時候看到一些教練，對於資質很好的選手，即使是有傷，但因為是全隊的靈魂人物，少了他就不行，所以還是硬著頭皮讓他上場。」

「或者有時候孩子唸書的基礎不好，但是球技不錯，也有教練會鼓勵學生書不用唸了，好好打球就好。結果勒，球雖然打的很好，可是後來輾轉唸了好幾個學校一直畢不了業，最後只能在社會打混。」

「有些人就算大學畢業了，但是沒有正式保障，做生意也不會，看起來好像跟我們一樣，事實上只能當代課老師或是學校外聘的教練，而不是編制內的老師。也就是說，如果某一天學校覺得這個教練不適任，隨時可以換教練，那到時候該如何是好？」

選手的光環只有一時，但是未來的生涯才是長久要思考的。他們希望，有更多的人能夠繼續栽培下一代，為排球盡一份心力；也希望一旦站上教練的位子，就要設身處地為下一代著想，不要因為短視近利，扼殺了學生的未來。

從事教職的提醒

「我們三個之所以會當老師，是因為在國小、國中和高中都碰到好老師。」林君豪表示，在後埔國小的教練，正好就是班導師，不但親自指導功課，盯得也非常緊，當然文科不會輸給別人。到了國、高中，教練羅仲仁老師對於書讀不好的學生同樣毫不吝氣，「是書讀不好喔！不是打球喔！」林君豪再次強調。「老師是如此看重我們的功課。」

現在自己也變成了教練，他們認為欲水要思源，吃果子要記得拜樹頭。林君豪認真地呼籲：「體保生

是因為什麼項目而保送的，就應該要回饋，再耕耘下一代；當教練帶另外一批人上來，進行良性的循環。」

有些科班出身的老師，任教以後卻不想帶球隊，林君豪說，這真是「前人砍樹，後人曬太陽」的行為。

「因為如果是科班出身的選手，本身就懂了解球隊的訓練、運作跟管理模式，當然比非科班出身的體育系畢業或師範體系畢業生容易上手。」可是也有些人不想帶隊，反而讓有興趣但是沒有背景

的老師來摸索，享用了許多資源卻不回饋，

林君豪有點激動地說，這麼做不應該。

學生 不懂得吃苦和團隊精神

至於對下一代建言，三個老師不約而同發出感嘆。

「要懂得吃苦。每個人都以為自己能吃苦，事實上真正懂的人很少。」身為學長的林君豪再次率先發難。

「我覺得七年級能力變得很差，也

不太講倫理。其實很多人的資質都很傑出，但是不夠用心。」他拍了拍心臟的位置，加強語氣。「我指的是這裡，這裡跟我們以前差很多。」

江威霖也同意，因為排球其實是一種合作的運動，但是學生們卻常常只求個人表現，而不願意退居協助的角色。他們提出一個假設性的問題，讓筆者思考。

「如果有一個是個人獎項，還有一個是冠軍獎杯。你要選得分王還是要選冠軍？」

本來以為表現優異的球星，或多或少都會擁有自我實現的慾望，沒想到

到三個人異口同聲地說：

「錯，我們是想得冠軍！」而且還此起彼落地響起，像是三重奏。

他們再拿年輕人耳熟能詳的漫畫作比喻。「就好像灌籃高手裡面，流川楓雖然有個人表現，也是為了想拿冠軍，那其他人要幹麻？輔助啊！像櫻木良



●2001年江威霖到日本參加東亞運，本張

照片為日本球迷所攝。

責擔籃板，他也是主將啊！可是他的工作就是負責做苦力。球隊一定會有意義的，每個角色定位不同，但是目標一致。」

把「定位不同、目標一致」視為理所當然的三位老師似乎又搖了搖頭，因為現在的球員看起來不太能夠了解這種心情。他們的問題是：很傑出，但是不太願意互相合作。而且幾乎每個隊都難免會有這類的選手。

江威霖指出，自己當了老師才發覺，學生比以前不能吃苦，而且舊的打罵教育現在又不適用，更增加了管教的難度。林君豪接著補充：「加上現在的外在誘惑又很多。以前我們最大的誘惑就是晚回家，出去聊天幹嘛的，就只有這樣子而已，哪像現在還有線上遊戲啊！所以學生很容易分心，即使是小朋友也非常明顯，天天玩手机、電腦。而有時候也因為家長疼小孩，造成管理上的不方便。」

不過吳智民則說：「母校華僑中學校隊因為是集中管理，所以這些現象全都沒有。他也認為這樣比較好，畢竟生活常規都管得到，不然學生在做什麼老師也不知道。唯一不好的，就是老師的工作時間和負擔又增加了。」

排球的世代傳承

因為練球，人生的路很早就決定了。江威霖表示，把排球練好就是生活的一部份。「現在所擁有的，一切，不管是生活還是工作啊，可以說都是排球給我們的。如果沒有排球的話，也不知道現在的生活會是怎樣。」

「因為學長都是這樣子，所以我們很早就決定人生方向。而且老師給我們的觀點也是這樣，做人要實

在。最實在的工作就是當老師。」林君豪補充。

雖然林君豪等三人考的都是師範大學和師範學院，但這其實是很不簡單的。因為排球隊如果一百個人去考，大概只有不到三十人可以上師範院校，比率不高，大概就只有三分之一。「不過以華僑的排球隊來講，公立大學升學率大約都是百分之一百囉！」江威霖很得意地幫母校宣傳。「而且歷年來華僑都是排球強隊的傳統學校。」

回到恩師羅仲仁手下當教練的吳智民突然又來亂，他說：「不過自從我接手以後就沒落啦！」接著感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殺氣，馬上嘻皮笑臉改口說：「不會啦！我們學長不會坐視不管的……。」

年紀最長的林君豪說：「現在因為年紀漸長，所以去比賽時會發現，我們這幾個都在當教練了。」江威霖接著說：「為排球紮根啊！然後傳承自己的經驗。」

訪問地點正好在華僑中學，也就是三人的母校。林君豪在北市福德國小教的第一批學生，如今已經高二了，而且也進了華僑中學的排球隊。如今這個學生不但變成他們的學弟，還同時成了吳智民的學生。當場兩位老師就把這名學生找來，不過學生相當靦腆，問他兩個老師如何，他只敢囁嚅的說，都很有特色。

沒有加入這一屆趣味關係的江威霖，幫學生說出不敢講的話，「就是兩個老師都很兇啦！」他還說，當教練差不多都是這樣子，不然怎麼教學生啊！

六、結語

訪談中以林君豪的篇幅較多，因為兩個學弟都會「自然地」等學長先開口，同時也是因為林君豪最願意分享自己的經驗和感受。雖然謙虛自己的表現不如學

弟，但是林君豪所展現的氣度，就像他自己說的「輔佐也是主將的工作，因為大家雖然角色不同，目標卻是一致的。」以這種態度傳承排球教育，令人感到相當樂觀。

即便是三個明星級的選手，對於自己成長的受訓環境仍極不理想，可以想見其他球員所能得到的資源或關注勢必更少得可憐。在越來越多球迷注意到優秀選手如江威霖、吳智民的表現，並在網路上熱烈討論之際，體育當局如果也能更加重視，積極解決選手工作與比賽間的矛盾，甚至更能大力發展排球運動環境，類似這樣的黃金組合必能展現更好的成績，締造更多的輝煌紀錄。



●江威霖（左一）1998年參加曼谷亞運，與跆拳道手陳怡安合照。